

当代世界的儒学与儒教

杜维明

(哈佛大学教授)

杨教授、陆教授、各位嘉宾、各位老师：

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够在中国宗教与社会高峰论坛暨第五届宗教社会科学研讨会上发表有关于儒家人文精神的报告，我现在还处于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这个报告还只是算目前所构想的的一些思路，非常不成熟，希望各位包涵。

首先我要分析一下宗教和精神性的关系。精神性我认为是每一个人的本质特征，没有精神没有精神性，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道德有理想的人就有问题。宗教是选择，(一个人)也许是出生以来就接受了某种宗教，也许是自己主动的选择。没有精神性的宗教可以堕落到形式主义，变得非常干枯。但是没有宗教的精神性本身是有价值的，它追求人生理想。

儒家、儒教、儒学是大家经常讨论的课题，怎么样分开来？儒家是“汉说”，儒教有时候被认为是一种宗教。最近我有一本书，定名为儒教，有点不安，因为我讲的基本是儒家。但是儒家是不是可以成为宗教？在马来西亚有儒教，大概有一百万人，这有特殊的原因，现在没有机会说明。在香港有儒教，在韩国儒教——这些都是宗教。其实有一些儒者，也认为儒家可以成为一种人文教，但是儒学是一种学术传统。儒家是一种广义的(概念)，不是儒家传统和学术的研究。

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儒家是不是宗教？对我从事儒学研究、认同儒家，从而对儒教也有一个重新的了解这个立场来看，儒家是不是宗教(这个问题)，对于学术研究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提出问题来，(说)儒家是不是宗教，是反映了提问题的人对宗教的理解。假如一个学者说儒家绝对不是一个宗教，或者还没有达到宗教的水平，说儒家要经过奋斗才能成为宗教，你可以肯定这位先生或者女士对于儒家的了解是从一神教即犹太、基督和伊斯兰教(而出发的)，(儒家)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真理阶级、没有权威、没有教会，这就不能算宗教，所以这个宗教的定义非常确定，而且我也说，比较集中。假如一位先生或者女士说儒家当然是宗教，可能这位先生/女士接受了一个非常宽的定义，所以(他/她可能是)完全不信任何宗教，所谓的无神论者，或者是信仰各种不同的神——多元神者，乃至一个所谓的凡俗的人。某种具有极大动力的运动，比如共产党的运动，马克思主义的运动，在这位先生/女士的眼光里都算宗教。特别是在文革的时候，集中毛泽东的思想，确实是一种宗教，有“早请示、晚汇报”，这中间有教主，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至于有没有教堂，这个再说。

那么另外很值得注意的，宗教这个观念是来自于西方。西方有“两希”的传统——希腊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宗教是来自希伯来的传统，哲学是来自希腊的传统。有一位很重要

的思想家叫做尼格尔，他说希腊的传统和希伯来的传统相当的不同，（希腊的传统）是一个视觉的传统，我们可以看到奥林匹克的运动员，看到它的建筑，看到它的几何，还有其他很多的体现视觉的（东西），当然希腊也有音乐，也有舞蹈。希伯来的传统他说是一个听觉的传统，即使摩西看到燃烧的一群树，也主要是听到上帝的声音^①，就是说上帝从来没有形象的体现，他是声音的体现，这两个文明相当不同。但是（宗教和哲学的问题）在轴心文明，雅斯贝尔斯所讲的轴心文明是特例。印度的文明——佛教，在中国的儒家道家都没有很明确的宗教和哲学分开。所以太虚大师——一位佛教的大师，他说我们的佛教既非宗教，又非哲学，既是宗教，又是哲学。儒家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

儒家的精神可以说是一种涵盖性和整合性的人文主义，它的人文精神非常宽广，和西方现代经过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凡俗的人文主义有很大的不同。我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从笛卡尔开始，西方很严格的分身和心，分灵和肉，分精神和物质，并不是西方传统一直是如此，但从希腊开始有这个观念，到了笛卡尔（时期）影响非常之大。现在很多学者对这个提出了质疑。在儒家传统当然是讨论身心合一的问题，朱明理学所谓的“身心性命之学”，在孔子的时代有所谓的“为己之学”，“为己”就是为了完善自己的人格，包括身和心。以前对于描写“仁爱”的“仁”字，受到《说文解字》的影响，都说是“相人耦”^②，“仁爱”的“仁”一定是在社会关系之中才能体现。我那个时候就觉得不安，不安的原因呢，因为《论语》里面讲，“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③很明显这是一种内限感。最近一批出土的文物，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这些文物中，“仁爱”的“仁”写法非常有趣，上面是一个“身体”的“身”，下面是一个“心灵”的“心”，“身心”就是一个“仁”，很明显它是一个内在的价值。

当然儒家把人当做一个关系网络的中心点，所以独立的人格和社会的关系是不可分离的。自启蒙以来，从培根把知识当做力量以前，在古希腊知识是智慧，（人把知识）当做力量以后对于自然是了解，可以认识，同时可以改变，这个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特别是在今天。另外，因此凡俗的人文主义和自然至少有张力，不仅有张力，而且有矛盾冲突。另外从启蒙发展——称之为（发展于）孔德——以来，孔德提出的（一个）观念直接影响到马克思，我说可能影响到韦伯，（这个观念）也就是人类文明的发展有一条铁律，这个铁律是从宗教开始，宗教会被形而上的哲学，即思辨哲学所取代，思辨哲学被科学所取代，科学理性如果充分展现，那么形而上的哲学就过时了，宗教其实在社会上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有所谓“去魅”，“去魅”（首先）就是把宗教当做迷信，当然马克思，经过列宁所讨论的把宗教当做“鸦片烟”——这个要进一步的分析，因为马克思这一句话有上下文，他其实对于所说的“鸦片烟”，对于宗教在社会上，在普罗大众所起的积极作用还是承认的，但基本上认为宗教多多少少过时了。因此对于我们今天讲的终极关怀，或人的宗教性的淡化，在儒家的传统大家都很清楚，所谓的“天人合一”——因此儒家的传统——对于人的身心如何整合，人和自然如何能够有持久的和谐，乃至人和天，即人心和天道，如何能够相辅相成，这些核心的价值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另外在西方，特别从科学哲学，从政治哲学来理解，是要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很多

^① 故事出自《旧约·出埃及记》第三章。

^② 对此的解释请参读《说文解字》，上海古籍 1981 年版，第 365 页注解。

^③ 语出《论语·述而》。

极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最近才过世的教授，罗尔斯，他的《正义论》，也在考虑人和社会的关系。当然在西方，到今天为止有着最大影响的思想家之一，哈贝马斯，讲究沟通理性，而要跳出工具理性，也是在考虑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但是这些关系呢，实际上是从洛克以来，是讨论人和社会因为有张力，因为有冲突矛盾，所以才要通过契约，通过协调，慢慢的使人和人和社会的关系能够取得平衡。

中国的传统，如果从西方来看，有点浪漫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和社会能够有健康的互动，这个在西方认为是已经过时了。这样说来，现在西方的核心价值，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普世价值，我们每一位都接受，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宗教可以重新来拯救。哪一些是他的普世价值？除了科学、技术以外，“自由”——北大其实是自由的天地，从蔡元培以来，开放、自由，可以算北大的核心价值，这也是西方的核心价值——另外就是“理性”，再来是“法治”，还有就是“人权”，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是个人的尊严。这些价值在 21 世纪把它充分发挥不够，为什么不够呢，因为面对了自然的挑战，面对了人生的终极关怀的终极视野。所以应该有一些新的价值能够加入，能够互相调解。这些价值很不幸在 1980 年代把它说成是“亚洲价值”，我觉得我们的理解应该是所谓“亚洲价值”就是扎根在儒家传统的普世价值，扎根在儒家传统有它的特殊性，但这些特殊性都有它的普适性。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大家可以了解。除了“自由”以外，应该注重“正义”。如果你到伊斯兰的世界问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他们常常说 justice, 即正义。理性之外应该有同情，佛教讲慈悲。人权以外应该有责任，法治以外应该有礼让，也就是相互之间的文明礼貌。个人的尊严应该和社会的团结——现在说社会的和谐能够互相补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研究，就不是说儒家的传统和西方现代的精神：科学、民主、自由、人权能不能配合——当然非得配合才能有现代性，但是也可以通过儒家经过反思其的核心价值——我刚刚提到，当然伦理与自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就刚提到，关于正义，关于理性以外，所谓的同情，关于责任，关于社会的团结，乃至关于礼让，这都是社会不可或缺的一些价值，面对 21 世纪，也可以跟西方分享。所以也许从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它内在的资源和西方进行对话，一方面是重新的了解，一方面也是批判的认识。

但是这个工作，在文化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海外华人世界如新加坡等地，对信仰非常薄弱，没有非常坚实厚重的理论基础。批判的力度非常大的理论没有出现，没有出现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就是现代对于启蒙所发生的弊病，也就是凡俗的人文主义所发生的弊病进行全面批判的大半都是西方学者。而且是第一流的西方学者，比如现在讨论女性主义的出现——这可能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运动之一，女性主义的出现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利的关系，家庭的关系，还有很多工作的关系，都有很重要的改变。生态环保主义的出现，从 1960 年代的后半期，当人类第一次用肉眼看到地球的全貌——我们所谓的“蓝体”。因为看到地球的全貌，我们对地球的矿物、植物、土壤、水源、空气都能够全面的掌握，因为全面的掌握，我们发现我们所处的地球的受伤害性特别大，所以今天每一个人，包括中学生，都有一种全球的视野，这和 19 世纪黑格尔“世界哲学”的思想有很大不同——他那时是想象，我们是实际看到，所以生态环保的力量那么大，（因为）大家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另外就是多元主义，各种不同的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美国以前有“大熔炉”（的称号），就是各种不同的主义都可以在美国经过互相交流，互相的对话成为一种美国文化。现在基本上大家反对这种观念，因为这种观念有霸权的意味在里面，就是说美国的主流文化把其他文

化给吞灭了。现在用的最好方式是一种“沙拉”的文化，各种不同的文化有它的特色，这就是一种多元文化。

再来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还有后殖民主义——所有的这些，包括女性主义、生态环保的思想、多元的思想、后现代的思想、解构的思想，乃至后殖民的思想，这些都是对西方启蒙所造成的困境作出的回应，作出这些回应的都是西方最杰出的学者，我们现在跟着他们。女性主义发展了，中国现在的女性主义还是没有很大的力量。生态环保发展了，中国现在在生态环保的情况非常糟糕。

另外，解构主义的出现。德里达来的时候，非常轰动，哈贝马斯来了，非常轰动，他们的观点在这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在中华民族和所有文化中国的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已经脱节了，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已经脱节了？因为我们，从鸦片战争开始，特别是经过“五四”，再经过建国，把文化传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儒家传统，彻底解构了，彻底边缘化了。我曾经用过—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就是我们的精神脊梁被打断了。这个绝对不是其他文明的通病，这个是中华民族的特例，为什么有这个特例？我们可以慢慢来解释——我现在所了解的都是很片面的。印度文明和它整个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像尼赫鲁——他是非常西化的，也说，假如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有冲突，他们的选择非常清楚（选择印度传统文明）。中国在一段时间有“全盘西化”，乃至充分现代化也是全盘西化的一个观点，如果露骨的说，中国民族经过一个漫长的时间，发生了一种不是“食古不化”，而是“食西不化”的变化。怎么解释呢，食古不化，就是囫圇吞枣，把古代的文明拿来，说是这个文明最了不起，其实没有经过消化，造成了不良的后果。食西不化，就是对西方的文明囫圇吞枣，没有经过非常严格细致的了解，（对于）宏面的、深层的没有办法理解。如果对于传统文化不进行一种“粗暴”的批判，对于外来的文明、包括西方的文明，也绝对是一种粗浅的理解，这中间有非常复杂的内在联系，大家可以讨论。

我想现在讨论的机遇已经成熟了——1980年代绝对不可能，1990年代初期也不可能，可是即使现在还是有很多学者基本接受了启蒙的心态。启蒙的心态有几个特色，一个是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不能够了解一个精神世界，在世界之外的精神世界，同时对自然有一种浮士德精神式的宰制。除了人类中心主义之外有物质主义，有进步主义，在更严重的（层面），就我了解，是科学主义，不是科学精神，是科学主义，科学精神和科学主义的分别很简单，科学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很多第一流的科学家可能提倡科学主义，他提倡科学主义在很多地方显示了他对于现代科学在社会所扮演的角色还有文化上的体现（的认识）有非常大的缺失、盲点。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有人说中医是伪科学，很明显提出中医是伪科学的多半对于科学的理解很片面、甚至肤浅。现在韩国端午节已经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他们申报汉医，即中国的中医，汉医也会成为韩国申报成功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不是出在一些科学家对于中医的批判，（问题出在）中医本身的整合、量化、科学性很小。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可以说明，现在在世界上所流传的中医药材，90%以上不来自中国，中国的比例大概不超过5%——多半是来自韩国，来自日本，这和量化的观念是结合在一起的。

我自己认为，儒家传统的方面很多，我刚才提到，儒家传统可以和西方的启蒙心态、启蒙价值进行对话，而实际上这个工作我们没有做，更不要说完成。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

这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种期待。从长远来看，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儒家是一种超时代和跨文化的现象。所谓超时代，从先秦，到今天，可以分非常多的时代，在各个不同的朝代，都有很大作用，从先秦到两汉，两汉到魏晋，魏晋到唐，然后到两宋，这中间还有金，还有元，两宋以后，到了明，到了清，到了鸦片战争之前，鸦片战争之后，“五四”时代，一直到建国。建国以后，中国儒家传统在近三十年，没有太大的发展，但是在海外，在台湾，在香港，甚至在新加坡，在海外华人世界有非常大的发展，就这段时间的发展（而言）是跨时代的。

因此我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是儒家经过三期。第一期，是从依附的地方文化，变成中原文化，以后因为佛教的输入，（使得）儒家在精神创造的方面力度不够。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儒家从中国中原文化一直变成东亚文明的体现，所以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越南的，也是韩国的，也是日本的，也是海外的——东亚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儒家传统也是跨文化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中华民族乃至文化中国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有道家，有佛教，我认为除了道家佛教以外还有基督教，基督教从唐代的景教——在这个时代已经在中国发展，到利玛窦以后延续百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伊斯兰教从元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讲“五教”，除了儒家以外还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是非常丰富的。因此，文化中国的资源，儒家只是一种。可是不管你把文化中国，把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拓展，也不能包容儒家传统。因为儒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越南的，也是日本的，也是韩国的。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入世”，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入世”的一个特殊表现就在于我们的凡俗世界就是最高的价值，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体现。“入世”但是不认同这个世界，不是接受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有人说孔子相当长的时间想要做官，结果做官不成，就变成了学者，来著书，来传授。这是对孔子极大的误会，甚至极大的侮辱。因为他对政治所理解的游戏规则和当时权利的游戏规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是他通过教育——他又没有钱，又没有权，通过对核心价值的塑造，再通过他的“七十二贤”，逐渐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使儒家传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甚至影响政治，影响社会，影响经济，所以这个传统的发展在塑造中华民族的认同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儒家的发展有很多必须注意的核心价值，前面已经提到了伦理与自信，现在这些核心价值其实在文化中国的地区是没有充分体现的。如果我们要比较西方所提出的，刚刚我所提出的这些价值，比如自由、人权、法治，可能在中华社会，其说服力和影响力更大。但是我前面也提到，儒家的基本价值，可以和西方的最核心价值之间形成对话。儒家因为是入世的，所以它没有想象天国，也没有想象彼岸。就是在人伦日用之间可以体现终极关怀。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在人伦日用之间来发展，所以它对地球，对我们身体，对我们家庭，对我们社会，都非常重要，这是它人文精神的一个特殊现象。所以我认为它有两个侧面，一个就是根源性，扎根在地球，扎根在身体，扎根在家庭，扎根在社会，根源性非常强。根源性非常强并不表示它是一个封闭的特殊体，因为它有开创性。开创性就是真正的修身不能够是自我封闭，它没有强烈的自我中心乃至个人主义的色彩。它必须从个人发展到家庭，家庭也要发展到社会，发展到国家，发展到天下，甚至天下还要到整个植物动物的生命共同体。它一方面是开创的，一方面是扎根的。我们不要忽视或者不重视这种丰富的资源，这中间的对话关系，或者说辩证关系是很值得注意的。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儒家传统和基督教、佛教有很大的不同，正因为不同，可以进行对话。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教神学的受惠者。我不是基督徒，为什么是受惠者？就是通过与基督教神学家的长期对话使得我对儒家凸显的和没有凸显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有人说我最近花的时间多半在讲儒家的宗教性，儒家的精神性，这和西方神学里所突出的价值有一定关系。

既然如此，在 20 世纪，儒家这种入世的精神，把地球，把我们的身体，把我们家庭、社会都当过不可逾越、不可消解的价值资源，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今天因为生态环保主义，还有其他的女性主义、多元思想（的存在），任何一个宗教领袖都不可能说我们等待未来的天国，现在这个凡俗的地方被污染了，真正的终极关怀是在未来的天国。佛教领袖也不能说我们的精神是在涅槃，是在彼岸，所以对此岸，即红尘——红尘是被污染了，（这些宣称都）不可能。所以现在 21 世纪的挑战使得所有的精神领袖都开始要发展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他所认识的传统和他的传统本身的特殊价值。基督教所代表的精神面貌是必须通过基督教的经典精读，从《新约》乃至《旧约》，还有很多，如“复活”这些观念，才能够了解基督教的精神价值。以前在中世纪说必须通过教会才能得救，经过马丁·路德以后，可以通过信仰得救，现在还有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得救。不管什么样的观念，得救的观念非常强，而且有意愿，有责任要把福音带到世界各地。伊斯兰教也有传播发扬的动机和力量，这是它特殊的一点。佛教，今天早上方教授提出佛教的特点，他所讲的关于“缘起性空”，关于“因果”，关于佛教的修身哲学，都和现代的因素有关。可是佛教有它特殊的意义，你不是佛教徒，你没有经过认真的研究，就不能了解什么是“缘”，不能了解什么是“涅槃”，什么是“修正”，什么是“缘起性空”。

所以每一个重要的宗教都应该有自己的语言。一个基督徒他是神学家，如果他不熟悉这种语言他就没有资格作神学家，一个佛教的大师亦复如此。

但是正因为现在世界上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需要发展第二种语言，第二种语言就是世界公民的语言，就是把世界当做我们的生命共同体，我是基督徒，我要接受佛教徒也是人，也是要碰到同样的命运，我们应该同舟共济。有些人认为你属于一个特殊宗教的传统，你就应该受到特殊的照顾，从生态环保来看就不可能。

儒家的传统，正因为入世，所以出现了很多问题，这可以说是它的缺陷，它又没有创造一种外在于凡俗世界的我们所谓的“外在的超越”——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彼岸的观念，所以很多人说它的宗教性不强，引人的得救不强，它太注重人生，不注重死亡，太注重人，不注重鬼神，太注重现世，不注重灵魂不变的未来，这是它的缺陷，但是等一下我要说一点它的缺陷中有些对我们来讲是误会。可是它只有一种语言，就是世界公民语言，就是从家到天下的语言，天下为公的语言，所以这一套思想严格来讲是没有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教条，任何的观念都可以质疑。你可以对人的观念质疑，说“人”不重要“理”更重要。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伦理与自信，也可以质疑。重要的人物，比如孔子，孔子是不是儒家的创始人，没有孔子，没有儒家？但是孔子不是儒家的创始人，他是述而不作，在孔子之前还有周公，周公之前还有尧、舜与汤，孔子继承了一千多年的文化发展，所以他不是儒家的创派大师。他也不是儒家传统最高的体现，因为儒家传统最高的体现，如果从庄子来说，是内圣外王，孔子可能有内圣，但他没有外王，尧、舜与汤是有外王，所以尧、舜、禹的价值要高过孔子。所以王阳明，也是他的学生，对他进行挑战，说如果我们把尧、舜、禹当做一万金，周公可

能是七千金，那孔子可能就是五千金。而孔子说我们就值一两——这不重要，真正的金的纯净度，即使一两，也能让我们把人格完善。这个在其他的宗教是很难看谈到的，你是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这是一个选择。当然有人说，我不是基督徒，我是在永恒成为基督徒的过程中。但是这个选择非常重要，你作了基督徒，绝对不可能作犹太教徒，或者伊斯兰教徒。当然你可以作伊斯兰教徒，但是不可以同时选择作犹太教徒或者基督教徒。

中华民族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乃至所有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区域，包括韩国、越南和日本，和海外华人世界，宗教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你可以有不是完全一种的宗教信仰。比如一个很重要的日本学研究者，他对中国学问也非常精到。他说日本可能有70%是神道，另外有80%是佛教徒，不管是神道或者佛教徒他们绝对不会放弃儒家立场。中国有些道家，对于儒学，特别对于儒学的经世致用是认同的。有些佛教徒提出孝道的重要性，现在人间佛教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所提出的伦理和儒家伦理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林兆恩在明代末期提出“三教合一”，其实“三教合一”的观点在很早，在魏晋唐代就开始形成。这些观念是很特殊的，它有它的价值，也值得我们珍惜。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文明对话应该了解我们文化的特色。这个特色可以一方面讲起来有很多弱点，同时也有很多优点。要加强它的优点，改进它的弱点。所以我的建议，是现在对于西方从启蒙所发展起来的启蒙的心态，乃至现在西方第一流的学者对启蒙所做的严格的批评，这都是我们应该研究的对象。各位对这些学术都非常熟悉，这是好的，同时也要开发自己的传统资源，你要和这些重大的思想能够进行对话，甚至从重新地了解，发展出批判的认识。

这个可能性现在是有的，但是这个可能性现在有人说是因为市场经济使得中国的经济力量大了，从而政治的影响力就大了，所以我们才重视传统文化。事实上也许如此，但是我们要了解这中间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很多财富，但是当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层次，社会变成市场的社会，这是一个大悲剧。特别是学术界和宗教界，也被市场所征服。这个情况造成了“三信”——信任、信赖，和信心——的危机，“三信”的危机直接影响到诚信，诚信成为中华民族一个没有充分发挥的具体价值，这是底线，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底线。“三鹿”的现象，（造成的结果是）假如说我们现在用成千上万的资源再办十个奥运，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改变对中华民族的认识，绝对没有办法抗拒“三鹿”所造成的恶果。你到日本，（会看到）日本的一个餐馆，说明餐馆没有任何来自中国的食物，大家才敢去吃。（再如）“毒饺子”的出现，在这个以前，70%的日本人对中国形象的认识，经过“毒饺子”——我们不管“毒饺子”是怎么回事，现在调查研究还没有正式公布——是一落千丈。就包括像马尼拉，像菲律宾，也基本上排斥中国的食物。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不仅是工业上的问题，企业上的问题，也不仅是政府的问题，也不是媒体的问题，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关注的一些问题。

所以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发展，应该使我们开始注意，我们到底应该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文化信息。我们希望，也是一种期待，我们塑造的文化内涵，应该是开放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多元的。我们要有我们的认同，我们的周边，大家都有他们的认同，我们要如何形成对话。再有必须有强势的自我反思的能力。最后我说一点，对于大学，应该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大学是为社会服务的，大学的任务之一是大学应该承继文化，图书馆是一个项目，大学的学生都应该是有文化素养的。同时要做最基本的研究——不是完全功利性的，不是科学技术，

而是真正的基础研究。大学要为每一个人创造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比如布朗大学，现在已经没有科系，任何一个学生，只要进入大学，四年就可以毕业，四年里你可以选物理学，选数学，选生物，选电脑这些科学的东西，你也可以选艺术学，选文学，哲学……不管你选什么，只要有两位教授认为你不是一个胡闹的人，你选的这些可以增加你的知识，你都可以毕业。因为一个中学生现在掌握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假如我们不把信息当做数据选择，你在网上看到的信息90%以上都是垃圾，怎么样分辨？从数据到知识又有很大的飞跃，最麻烦的是从知识到智慧，智慧是来自一个文化传统深厚的历程，比如说怀特海说柏拉图哲学的高度，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是为柏拉图作注脚。就是说柏拉图成为西方哲学的源头活水。我们对于我们的源头活水怎么样去理解？以前在台湾大学傅斯年先生就明确表示，每一位台湾大学的学生都应该念《孟子》，不念孟子就不能作台大人。最近清华大学都有，每个人都要念《四书》，北大还没有宣布。所以清华代表了一种基本精神，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我看起来是非常宽泛，非常值得大家追求的一种集体的基本价值，当然我不是说清华一定比其他的大学更好。但是在这个方面，注重传统文化，特别是作为理工大学，特别难能可贵。所以除了为社会服务，除了传承知识，发展基本的科学，为大学生创造自我发展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批判的能力、反思的能力。如果大学不能批判——批判不是说就要骂政府——批判是指对社会，对文化，对各方面都要有批判的责任，你放弃了批判精神，就不可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所以从这方面讲，我做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归纳。从西方所发展的启蒙心态，不能适合当今世界，因为还有很多价值，比如正义啊，责任啊，而对这个西方所发展出来的弊病，进行批判的，不管是女性主义，生态环保，都是西方杰出的学者，中国学者，包括东亚的学者是缺席的，缺席的原因，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已经把我们自己的传统当做遥远的回响。这个遥远的回响的出现，在我们2500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我们现在的记忆非常的短暂，而且我们都犯了，包括我在内，都犯了一种“忘却”，犯了一种健忘，再犯了主动的去忘记，历史基本上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塑造出来的，这个中间有非常真实的东西，也有真正的谎言，所以我们如何了解自己的历史，如何回到传统，在批判精神之下，把传统的价值能够发挥，这是我们的任务。面对现在，中华民族，不管说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我们要有责任，我们要对自身现在碰到的大问题，特别是关于诚信的困扰，要能够回应。有了这个基础，再能发展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这个文化认同是开创的、多元的，同时有强烈的反思能力，那我们往前走，路会越来越宽广。谢谢！

[责任编辑：余 昕]